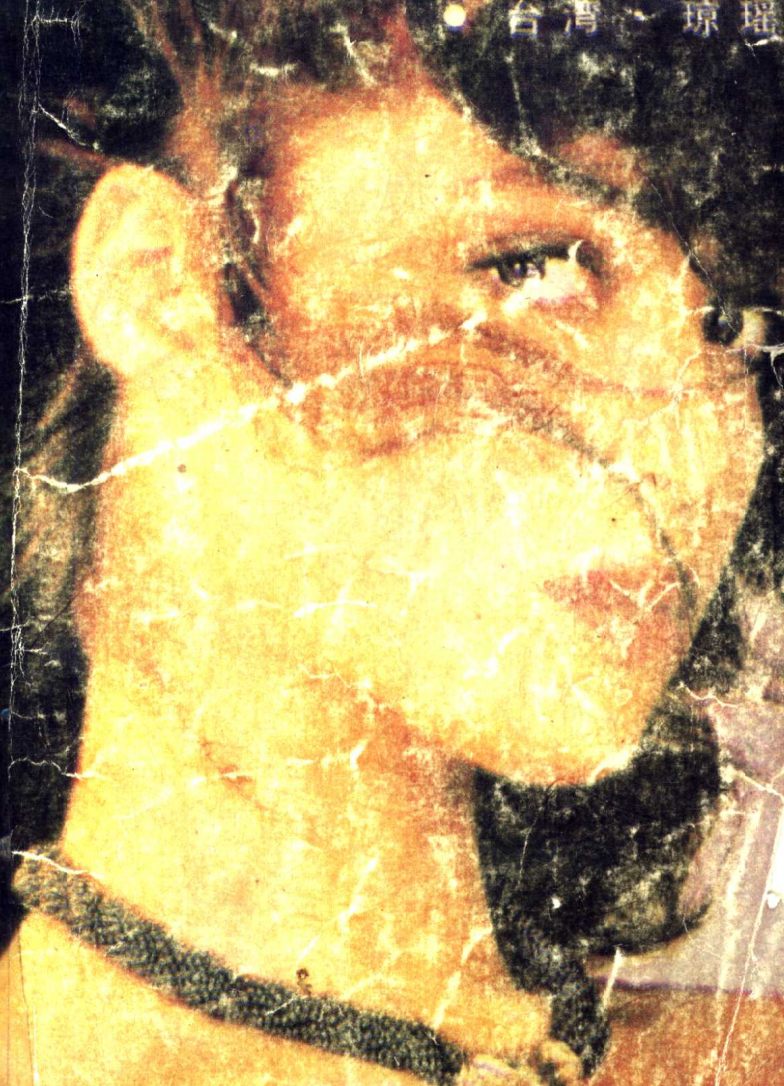


長篇小說

庭院深深

• 台灣 · 琼瑤



華文出版社

I 258.4
13-C2

• 台港澳小說名家 •

庭院深深

• 台湾·琼瑶
• 华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万明

封面设计：李诗明

庭院深深

琼瑶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5 字数 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1—150,000

书号：ISBN 7—5075—0023—3/I·8

定价：3.00 元

总 序

近30年来，台港澳文坛大放异彩，各种文学流派，各类文学体裁争奇斗妍，为世人瞩目。台港澳文学不仅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学，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应占有特殊意义的一席。中国当代文学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大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这几个部分。把台港澳文学引入中国当代文学这样一个大系统中，有比较有联系地去发现它们之间的个性与共性，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随着台港澳文学作品日益广泛地在大陆出版流传，人们对这一问题将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台港澳文学的特色与其所处的特殊时空环境和那里作家的特殊心态是密切相关的。台港澳文学本是中原文化在海外的延伸，但多年的沦失和海外的孤峙，造成了这些地区特殊的社会情态和心态。经济结构的变化，工商社会的形成，使城市文化意识的出现成为现实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刺激了寻根恋旧的乡土文学和满足文化消费需要的通俗文学的勃兴，使当代台港澳文学成为一种多元抗衡的角逐状态。它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极有特色的一支，近4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侧影。

60年代以来，台港澳地区的许多作家已厌弃了情绪化、口号式的反共文学。他们不断追踪世界文学新潮流，大量吸收和移植西方现代文学，把存在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

等各种文学思想和文学技巧引入文坛，作家们在作品中着力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追索与玩味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70年代，台港文学开始出现一种回归乡土的意念，作家们再度肯定文学必须扎根于人生和社会，努力探讨转型期社会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对于这时期的台港乡土文学作品，大陆介绍较多的有黄春明、王禎和、陈映真，但忽略了一些在台港文学界影响很大，被称为“祖国乡土文学”的作品，这其中的代表作家有在台湾文学界号称三剑客的朱西宁、司马中原和段彩华。这些作家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其作品虽流露出对新中国的某些误解和隔膜，但有着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司马中原的作品，雄豪奔放，沉郁悲楚，即便是描写村野趣闻，也渗透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到了80年代，台港澳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一部分有深刻使命感和历史感的作家，冲破了各种创作上的禁忌，他们不仅开拓了政治小说的新领域，也将笔触伸入前辈作家不敢涉及的禁区中。李乔的勇于揭露台湾黑社会的《蓝彩霞的春天》就是突出的例证；另一部分作家则更注重攫取现代社会共有的各种困扰，从工业污染到计划生育、大众娱乐、学校教育各种题材应有尽有。家庭、婚姻、爱情这些永恒的文学题材在这时期得到更为尖锐与深刻的表现。这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是女作家群的崛起，近年来30岁上下而已蜚声文坛的女性作家有朱秀娟、肖丽红、蒋晓云、袁琼琼等10余人，她们巾帼不让须眉，与男作家并驾齐驱，大胆言人之所不敢言，把现代女性所面对的种种困境和挫折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前曾以《杀夫》震撼大陆文坛的李昂，自16岁发表第一篇小说起，就以探讨性爱问题无惧地

向文坛亮出桀傲不驯的风姿。20年来，她力排俗议，在自己认定的创作道路上开拓前进，她写少男少女的性无知而受到的身心伤害；写性虐待来控诉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以性反抗表示妇女要求在两性关系中扮演主角的心理；以性交易揭露出台湾工商社会中商品交换对两性关系的渗透。与黄色小说不同的是，她并不描写那些庸俗不堪的调情动作和挑逗性的场面，而是力图通过男女双方的性心理来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伴随她笔下的性爱场面而来的不是官感的兴奋与刺激，而是一种苦闷感与沮丧感，男女双方在极端孤独与苦闷的情形下，妄图通过性爱来排解痛苦，达到心灵的沟通与关系的融洽，结果反而落入更为绝望的深渊中，狂欢后的惨淡、颓废恰恰衬托出人物的无味与社会的病态。李昂及其他女性作家的小说使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台湾女性面对的种种难题，看到当代台湾青年在两性问题、爱情问题上的新思索和新的体验。

近40年来，在台港澳，大众文学、或曰通俗文学也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收。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认为，必须修正“纯文学”曲高和寡的封闭性，使作品为更广大的民众所喜好与接受。在他们的努力下，当代台港地区大众文学的范围已从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扩大到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领域。应该指出，大众文学并不等同于庸俗文学，畅销书也不一定就是文学商品化的标志。毋庸讳言，台港澳地区的通俗文学有相当数量的庸俗低级、黄色无聊的作品，但也应当看到其中不少是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的优秀作品。在现今台港澳地区，新武侠小说流传甚广，颇为有识者称道。台湾最有影响的大

型纯文学期刊还不定期地刊出“武侠小说试验”专页，大力介绍新武侠小说的精品。在台港澳地区，最有影响的新武侠小说作家是金庸和古龙。^⑤金庸的小说集30年代以来各派武侠小说之长，并吸收了现代西洋文学的写作技巧，惊人的想象，丰富的传统文化素养使他的小说魅力无穷。古龙起步于金庸之后，却比金庸影响更大，至今已经出版了《孤星传》、《园里弯刀》、《流星、蝴蝶》、《多情剑客无情剑》等80多部，其中不少已被搬上银幕，或拍成系列电视剧，他的小说开创了台港澳武侠小说的新局。其代表作之一《陆小凤》共分6部，每部既可单独成篇，而全书又有主要人物贯穿始终。在情节处理上，常借助于类似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运用时空的延伸、压缩、穿插以及多景别、多视点的衔接组合。在《陆小凤》一书中，还借鉴了外国推理小说的写作技巧，采用了相当多的推理判断和大段的戏剧性对话。除金庸、古龙外，与武侠小说这一园地中大显身手，纵横挥洒并取得一定成就的还有倪匡、萧逸、卧龙生等人。他们在创作上都能突窠破茧，从刀光剑影里提炼人伦精粹；于柔情侠骨之际，呈现生命哲思，笔法虚实错落，时空跳接圆融。

科幻小说、奇幻小说也是台港澳文学中大放异彩的一枝奇葩。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系，在美专攻电脑的理学博士张系国是台湾当代科幻小说的奠基者。自60年代以来已结集出版的科幻小说有《星之组曲》、《夜曲》、《王玉碟》等。他的科幻小说，文字精美、幻想奇瑰，并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强烈的讽刺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台港澳科幻小说园地里不倦耕耘并取得相当成就的还有卫斯理（倪匡）、黄海、

安宇等人。

应该承认，台港澳地区许多大众文学作家，都注重使自己的作品符合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但他们也并不固步自封，在传统中注入了强烈的时代感和现代性，使自己的作品推陈出新，既满足了台港大众读者的审美需求，也开创了通俗文学的新生机。对于这类文学作品不屑一顾，拒之门外是不明智也是不可能的。

80年代初期，大陆陆陆续续开始出版台港澳文学作品，金庸、琼瑶、三毛都曾热过一阵，但是对于台港澳文学系统的、全面的、不带偏见的介绍和评判这一任务并非已大功告成。最近，赵紫阳总书记指出，台湾当局对台胞来大陆探亲有所放宽，这是我们多年来力争按“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国家统一政策的影响和台湾岛内外形势发展的结果。随着探亲而来的还会有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交流，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趋势。（《人民日报》1987年11月15日第一版）为了配合这一大趋势，增强台港澳地区对祖国的信任感和向心力，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深化台港澳文学的出版介绍工作，我们特地选编了这套《台港澳小说名家》丛书。在选编时，我们既注重那些艺术性较强的具有某种前卫意义的探索性小说，又不忽视那些通俗性可读性较强的小说，也不排斥某些在政治观点上错误而在艺术上有可取之处，或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台港澳社会现实的小说。为了避免重复出版，我们力求把主要篇目用于大陆目前较少注意的作家作品，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台港澳文坛初试锋芒崭露头角的作家。总而言之，目的就是一个，让大陆文学界各全面地了解台港澳文学

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和创作特色，从中汲取有益的创作经验，让大陆读书界更细致地品尝台港澳文学的各种风味，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力和文化素养。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台港澳当代文学中，小说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它最能表现出台港澳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创作特点，也具有其它文学品类所不可比拟的更大的认识价值。因此，我们以选编台港澳小说作为我们全面介绍台港澳文学、台港澳艺术的开端，在适当的时机，我们还将陆续推出台港澳地区文艺各个门类的书籍。

龙年伊始，神州大地改革浪潮更为汹涌澎湃，我们这套丛书也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作为一种尝试与开拓，它可能不免幼稚甚或失误。我们恳切地希望得到朋友们的关心，特别是台港澳地区作家们的指正与帮助。

1988年3月

方丝紫走上了那座桥。

站在桥栏杆旁边，她默默的望着桥下的流水。桥下，河道并不太宽，但是，遍布着石块和小鹅卵石的河岸却占地颇广。溪水潺湲的流着，许多高耸的岩石突出了水面，挺立在那儿，带着股据傲的神态。流水从岩石四周奔流下去，激起了无数小小的泡沫和洄旋。五月的阳光遍洒在河水上，闪耀着万道光华。那流水争争淙淙的奔流声，象一支轻轻柔柔的歌。

站在那儿，方丝紫停立了好一会儿。那流水，那泡沫，那岩石，和那洄旋都令她眩惑，令她感动，令她沉迷。她抚摸着桥栏杆，她深呼吸着那郊外带着松、竹、泥土混合气息的空气。然后，她慢慢地向桥的那边走去，桥的那一边已远离了市区，一条宽宽的泥土路向前平伸着，泥土路的左边，是生长着松林、竹子的山坡。右边，是辽阔的田野，以及疏疏落落分布着的一些小农舍。

走过了桥，她回头看了看，桥柱上刻着：

“松竹桥

民国四十四年重建”

她微微蹙眉，“松竹桥”，名字倒不错，但是，为什么不用木材建造呢！水泥的桥多煞风景！不过，这是实用的，她可以从桥这边的泥地上看出车痕频繁，这儿是台北市的外

围，许多有钱的人不喜欢台北市内的繁嚣，反而愿意结庐于台北近郊，何况这儿是出名的风景区呢！她相信再走过去，一定可以发现不少的高级住宅，甚至楼台亭阁，画栋雕梁。

她走过去了，几步之外，路边竖着一块指路牌，上面写着：

“松竹寺”

牌子上的箭头指向山坡上的一条小径，小径两边都是挺直的松树。松竹寺！这就是那座小有名气的寺庙，很多信徒，很多游客都常去的。她呢？也要去看看吗？她在那小径的入口处停顿了片刻，然后，她摇了摇头，抛开了那条小径，她仍然沿着那条宽阔的泥路向前走去。

午后的阳光明媚而炎热，五月，已不再是凉爽的季节。方丝索不由自主的放慢了脚步，慢得不能再慢，她的额上已沁出了汗珠，她站住，用小手帕拭去了额上的汗。前面有着好几栋白色的建筑，很新，显然是最近才造好的，造得很考究，很漂亮。她看着那些房子，然后，她轻轻的锁了锁眉头，自己对自己说：

“你要做什么呢？你想到那儿去呢？”

她没有给自己答案。但是，她又机械化的向前面走了。走得好缓慢，走得好滞重，越过了这几栋花园洋房，两边的田野就全是茶园了。茶园！她眩惑的看着那一株株的茶树，该快到采茶的季节了吧！她模糊的想着。又继续走了一大段，接着，她猛的站住了，她的视线被路边一个建筑物所吸引。建筑物？不，那只能说曾经是建筑物而已——那是一堆残砖败瓦，一个火烧后的遗址。

她瞪视着那堆残破的建筑，从那遗剩的砖瓦和花园的楼

花铁门上看起来，这儿一定原是栋豪华的住宅。从大路上有条石子路通向那镂花的铁门，门内还有棵高大的柳树。现在，那门是半开着的，杂草在围墙的墙脚下茂盛的生长着，那镂花的门上已爬满了不知名的藤蔓，垂着长长的卷须和绿色的枝叶。在那石子路边，还竖着一块木牌，由于杂草丛生，那木牌几乎被野草所淹没了。方丝紫身不由己地走了过去，拂开了那些杂草，她看到木牌上雕刻着的字迹：

“含烟山庄”

是这个雅致的名字感动了她吗？是人类那份好奇的本性支配了她吗？她无法解释自己的情绪，只是，在一眼看到“含烟山庄”这四个字的时候，她就由心底涌上了一股奇异的情绪；含烟山庄，含烟山庄，这儿，曾经住过一些怎样的人？曾发生过怎样的故事？谁能告诉她？一场火，怎会有一场火？

她走向了那镂花的铁门，从开着的门口向内望去，她看到了一个被杂草所蹂躏了的花园，在遍地的杂草中，依旧有一两株红玫瑰在盛开着，好几棵高大的榕树，多年没有经过修剪，垂着一条条的气根，象几个苍老的老人飘拂的长髯。那些绿树浓荫，很给人一种“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感觉。榕树后面，是那栋被烧毁的建筑，墙倒了，屋顶塌了，窗子上的玻璃多已破碎。可是，仍可看出这栋屋子设计得十分精致。那是栋两层楼的建筑，房间似乎很多。有弯曲的回廊，有小巧的阳台，有雕花的栏杆，还有彩色的玻璃窗。可以想象，当初这儿是怎么一番繁华景象，花园内，一定充满了奇花异卉，房子里……房子里会住着一些怎样的人呢？她出神地看着那栋房子的空壳，那被烟熏黑了的外墙，那烧成黑炭

似的门窗，那倒在地上的横梁……野草任意的滋生着，带着荆棘的藤蔓从窗子中由内而外、由外而内的攀爬着……呵！这房子！这堆废墟！现在是没有一个人了！她发出深深的叹息，一切“废墟”都会给人一种凄凉的感受，带给人一份难以排遣的萧索和落寞。她踏进了花园（如果那还能算是花园的话），走到了那两株红玫瑰的旁边，五月，正是玫瑰盛开的季节，这两株玫瑰也开得相当绚烂。只是，杂在这些野草和荆棘中，看来别有种楚楚可怜的味道。她俯身下去，摘下了两朵玫瑰，握在手中，她凝视着那娇柔鲜艳的花瓣，禁不住又发出了一声叹息。玫瑰的香味浓而馥郁，她拿着玫瑰花，走向那栋废墟。

她是相当累了，她在郊外几乎走了一个下午，她从旅舍出来的时候是下午两点钟，现在，太阳都已经偏西了。她走上了几级石阶，然后，在一段已倒塌的石墙上坐了下来，握着玫瑰，托着下巴，她环视四周，被周围那份荒芜的景象深深的震慑住了。

她不知道她这样坐了多久，但是，暮色已不知不觉的游来。落日在废墟的残垣下染上了一抹柔和的金黄，傍晚的风带着几丝凉意对她袭来。她用手抱住了裸露的胳膊，看着那耸立未倒的残壁在地上投下的阴影越来越大，看着一条长尾巴的蜥蜴从那些藤蔓中穿过去，再看着那荒烟蔓草中的玫瑰，正在晚风的吹拂下颤动……她看着看着，不自禁的想起了以前念过的两个句子：

“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于是，一股没来由的热浪冲进了她的眼眶，她的视线模糊了，她开始幻想起来，幻想这屋子中原有的喜悦，原有的

笑语，和……原有的爱情。她幻想得那么逼真，一段故事，一段淹没了的故事……她几乎相信了那故事的真实性，看到了那男女主角的爱情生活，当然，这里面有痛苦，有挣扎，有眼泪，有误会，有爆发……泪水滑下了她的面颊，她闭上了眼睛，不由自主的，又发出了一声深长的叹息。

忽然间，她被一阵蟋蟀的声音所惊动了，睁开眼睛，她对声音的来源看去，不禁猛的大吃了一惊。在那儿，在一片断墙与砖瓦的阴影中，有个男人正慢慢的站起身来……她是那样吃惊，吃惊得几乎破口尖叫，因为，她一直没有发现，除了她以外，这儿还有另外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显然比她更早就到了这儿了，却不声不响的蜷伏在那墙角里，象个幽灵。她用手蒙住了嘴，阻止了自己的喊声，瞪大了眼睛望着那男人，那男人从阴影中走出来了，他一只手拿着一根手杖，另一只手扶着墙，面对着她，她的心跳得强而猛烈，她知道自己沐浴在落日的光芒下，无所遁形，他看到她了，或者，早就看到她了，因为他一直蛰伏在那儿呵！可是，立即，她发现她错了，那男人正缓慢的向前移动，一面用手杖敲击着地面，一面用手摸索着周围的墙壁。他的眼睛睁着，但是他视若无睹……他是个瞎子！

她吐出一口长气，这才慢慢的把蒙在嘴上的手放了下来，却又被另一种怜悯的感觉所抓住了。她仍然紧紧的盯着那男人，看着他在那些废墟中困难的、颠蹶的、踉跄的移动。他不很年轻，大约已超过了四十岁，生活很明显的在他的脸上刻下了痕迹，他的面容在落日的余晖中显得非常的清晰，那是张忧郁的面孔，是张饱经忧患的面孔，也是张生动而易感的面孔。而且，假如不是那对无神的眸子，他几乎是

漂亮的。他有对浓黑的眉毛，挺直而富有个性的鼻子，至于那紧闭着的嘴，却很给人一种倔强和坏脾气的感觉。他的服装并不褴褛，相反的，却十分考究和整洁，西装穿得很好，领带也打得整齐，他那根黑漆包着金头的手杖也擦得雪亮。一切显示出一件事实——他并不是个流浪汉，而是个上流社会的绅士，但是，他为什么卷缩在这废墟之中？

他在满地的残砖败瓦和荆棘中摸索前进，他几度颠踬，又挣扎着站稳，落日把他的影子长长的投射在荒草之中，那影子瘦长而孤独。那份摸索和挣扎看起来是凄凉的，无助的，近乎绝望的。泪水重新湿润了方丝紫的眼眶，怎样的悲剧！人生还有比残废更大的悲哀吗？眼看他直向一堆残砖撞上去，方丝紫不禁跳了起来，没有经过思索，她冲上前去，刚好在他被砖瓦绊跌之前扶住了他，她喘息着喊：

“哦！小心！”

那男人猛的一惊，他站住，怔在那儿，接着，他徒劳的用那对无神的眸子望向方丝紫，用警觉而有力的声音说：

“是谁？是谁？”

一时间，方丝紫没有答话，她只是愣愣的看着自己面前那张男性的面孔，她活了三十年，这还是第一次，她看到一个男人的脸上，有这样深刻的痛苦和急切的期盼。由于没有得到答案，他又大声说：

“是谁？刚刚是谁？”

方丝紫回过神来了，吸了一口气，她用稳定的声音说：

“是我，先生。”

“你！”那人坏脾气的说：“但是，‘你’是谁？”

“我姓方，方丝紫。”方丝紫无奈的介绍着自己，心底

却有份荒谬的感觉。介绍自己！她为什么向他介绍自己？“你不认得我，”她语气淡漠的说：“我只是路过这儿，看到这栋火后的遗址，一时好奇，走进来看看而已。”

“哦”他很专心的倾听着。“那么，我刚刚听到的叹息不是幻觉了？那么，这儿有一个活着的人，并不是什么幽灵了？”他闷闷的说，象是说给他自己听。

“幽灵？”方丝紫皱皱眉头，深思地看着他。“你在等待一个幽灵吗？”她冲口而出。因为，他的脸上明显的有着失望的痕迹。

“什么？”他的声音中带着点恼怒。“你说什么？”

“哦，没什么。”方丝紫回答，研究的看着面前这张脸，这是个易怒的人呵！“我只是奇怪，你为什么坐在一堆废墟里？”

“那么你呢？你为什么到这堆废墟里来？”

“我说过，我好奇。”她说：“我本是到松竹寺去玩的。”

“一个人？”

“是的，我在台湾没什么朋友，我是个华侨，到台湾来度假的，我在美国住了十几年了。”

“哦”他看来对她的身世丝毫不感兴趣，但他仍然仔细的倾听她，用一种属于盲人的专注。“可是，你的国语说得很好。”

“是吗？”她嘴角飘过了一抹隐约的微笑。她知道，她的国语说得并不好，有五六年时间，她住在完全没有中国人的地方，不说一句国语，以至如今，她的国语多少带点外国腔调。

“是的，很好。”他出神地说，叹了口气。“你身上戴了朵玫瑰花吗？我闻到了花香。”

“有两朵玫瑰，我在花园里摘的。”

“花园——”他愣了愣。“那儿还有花吗？”

“是的，有两株玫瑰，长在一堆荒草里。”

“荒草——”他的眉心中刻上了许多直线条的纹路。

“这里到处都是荒草了吧？”

“是的，荒草和废墟。”

“荒草和废墟！”他的声音苍凉而空洞，低低地说：“这些曾经是花木扶疏的。”

“我可以想象。”方丝紫有些感动，这男人的神色感动了她。你一定很熟悉这个地方。”

“熟悉？！岂止熟悉？这是我的地方！我的房子、我的花园，我的家。”

“哦。”方丝紫瞪视着他。“那么，你失去了很多的东西了？”

“一个世界。”他低声的说，几乎只有他自己听得到。

“怎样失火的？”方丝紫掩饰不住自己的好奇和关切。不等回答，她又急切的问：“有人葬身火窟吗？”

“不，没有。”

“那还好。”她吐出一口气来。“花园和房屋是可以重建的。”

“重建！”他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没有人能重建含烟山庄，再也没有人了！除非……”他咽住了，把头转向天空，突然醒悟似地说：“天气不早了，是吗？”

“是的，太阳已经下山了。”